

再上路，爲的是……

關啓文

《FES通訊》1989年9月

還清楚的記得，三個多月前在啓德機場步下飛機，那撲面灼人的熱浪差點叫我窒息，但轉眼之間，夏日的酷熱已漸漸減退，晚間也已有點涼意，在這時分我更要與香港道別了。初回港的幾天走在北角的街道上，有點似幻似真的感覺，三年就這樣過去了，我又回到我土生土長的地方，這是鐵一般的事實，卻又那麼令人難以置信。那時是六月中旬，我注視每一個街上的面孔，努力嘗試去捕捉「六四」帶來的震撼，但人們仍是如往昔般匆匆往來，在食肆內電影院前歡笑嬉戲，我驚訝，難道這就是曾有百萬人上街遊行的地方嗎？然而，再深入的體會，那餘波還是有跡可尋，例如「反秋後算賬」集會，與舊同學重逢整天差不多便是暢談國事。有一次在酒樓吃晚飯，適逢吾爾開希亮相電視，只見一羣伙計聚攏在電視機前，暫時停止服務，而四周的顧客也諒解地靜靜坐著，沒有提出抗議。百多日過去了，那分激情已淡出，但我相信不少人心裏是不會完全忘卻「六四」的。

還記得六四前後幾個星期，心頭那分沈重，

那分不安和潛伏的憂慮、恐懼，我是否真的獻身於香港教會？我能夠面對這麼恐怖的政權嗎？我疑惑。然而，「六四」又好像歷史的呼喚、上帝的呼喚，將這百多年中國的悲劇呈現我眼前，我應怎樣作一個中國基督徒呢？我應該承擔國運嗎？我尋索。

七月中，開始在FES作暑期同工，除了回港大團契幫手外，主要負責編輯一份有關民運與教會的資料，在過程中，我繼續我的探索，從更闊和更深遠的角度去了解民運的發生，去投入中國的困局。在心情漸漸平復的當時，我在神面前靜下來，經過多少次的提醒、反省，我再次確認我委身的心志，「凡救自己生命的必失喪生命，凡爲我失去生命的必得著生命」，面對耶穌這番說話，我只能對神說：「我只是很平凡懦弱的人，我信，但信不足，求祢幫助。」在研究資料中，特別有興趣的是中國文化的反思，是否中國的國民性是中國悲劇的根源呢？中國應如何吸收西方文化？基督教信仰又與中西文化如何關連呢？要中國走上現代化的路，除了政改經改，國民性的

更新也是必須的嗎？信仰的「新人」又能提供甚麼呢？一連串問題開始在腦中激盪，我開始摸到我或能担当的角色，我想過革命，但自己不是那種料子，或許我能爲國民教育盡點功夫吧？「路漫漫其修遠兮，吾將上下而求索。」

經過這番思考，我帶著新的異象回到牛津進修，念的是Philosophical Theology，心中希冀著吸收西方文化精華。哲學神學正觸及西方文化的核心：「理性」的信念及基督教信仰，我對自己說，我一定要把握這兩年，好好裝備自己，毋忘中國、毋忘香港教會，之後再回來投身在洪流中見證神。與你分享這些話，心中不無猶豫，恐怕話說得太響，將來只帶來失望，因爲我只是一個很平凡很平凡的人，然而「揮不去，擋不了」的仍是心底那溫柔的微聲，爲此，我仍上路，只希望你不忘記在禱告中記念軟弱的我。

（作者於英國鴨巴甸大學神學系畢業後，暑假期間回港在本國擔任短期同工，現返回英國牛津繼續進修。）